

從機構展覽篡奪機構話語權

Harmony Chan



Rossi & Rossi Gallery 在 7 月開始了《一份收藏，兩幕展演》(A Collection in Two Acts)的展覽，這是個既抽離又沈浸的展覽。觀眾難以一般的觀展方式進入是次展覽。對於大多數高度依賴文字的香港觀眾來說，展覽前半還勉強有小量的文字描述可以依靠，可是後半部份以家居陳設方式展示，更讓人頓失依靠。在缺乏顯眼的主題和淺顯的策展主線，這自然是一個讓人迷失的展覽。並不是展覽不好，只是說白了，其實就是這不是是次展覽的「正確打開方式」。《一份收藏，兩幕展演》並非用以觀賞作品，也不是一個以感性、感官主導的展覽。作品在這裡不是作為作品，而更像是策展的材料，塑成兩幕展演。與其說是展覽，倒不如理解成兩幕未有演員的劇場佈景，或是兩組沉浸裝置作品更貼切。

第一幕，是白盒子。作品依創作年份依次掛在牆上，白牆白燈白天花，配上一旁小塊的資料卡，一如城中大大小小的畫廊展覽，以標準的方式陳設。每件作品都有自己的空間，可以獨立地欣賞。展場中的作品大多都是香港非常有名的藝術家，作品有一定的觀賞性，但很容易就會發現作品與作品之間、藝術家之間也不甚關聯，勉強能說是共同的，可能就是部分作品都是香港風景相關的作品。這部分的策展方向不算明顯，依創作年份擺放勉強可以看到創作主流受到社會影響，在 19 年之後多了關於隔離、在家的主題。收藏家的角色在此並不明顯。

循窄長的小巷可以繞過中庭到展場的另一邊。第二幕仿如家居陳設，在昏黃的燈光下有張舒適的沙發，沙發前在小茶几和投影。作品圍繞在四邊的牆上，大大小小、上上下下，各種不同類型的作品，顯得有點雜亂無章。凌亂之中，作品其實是以購入的時間排序，由左至右。這樣的擺放邏輯無意之中透露了收藏家的購藏歷程和喜好，由一開始他對於香港的想像停留在《Elephants in Hong Kong》的那種稠密而擠逼的畫面，到後期收藏反送中相關的《Gaze》，同樣是對香港的理解，但顯然在這裡住久了，Yuri 對這座城的理解變得更深入而柔軟。這一部份的展廳有意營造如收藏家自家客廳的氣氛，溫馨，同時略帶生活感。成熟的作品中偶爾夾雜了一兩幅自家小貓的畫像，亦有由 Yuri 母親所畫的風景畫。展場的小茶几確是來自收藏家 Yuri 的家。環顧四周，隨處可以發現各種生活小物：寫著 YepYep 的洗碗海綿、奈良美智圖案的膠布。沉浸在溫馨居家氛圍之

中，讓人不禁想像，也許這個收藏家是個非常愛家的人，與家人親近，同時充滿童趣。諸如此類的小細節佈滿展場，堆砌著眾人對收藏家的想像。

再看兩個不同展區對收藏檔案的展示方式亦見心思。策展人特意邀請了藝術家和收藏家分別對是次展出的作品撰文，用以補充收藏和策展的主體敘述。白盒子中，主要是每個藝術家對作品的創作自白，資料以正式的文件夾夾住，一份份排放在冰冷的不鏽鋼檔案架之上，像極即將要推入手術室的重要文件。另一方面，居家部分亦有類似的補充資料，邀請了收藏家寫關於自己的藏品。Yuri 顯然寫得比較隨性，各種內容都有。有關於他對該作品的想法，也有關於他如何認識某一些藝術家的敘述。這部份的資料棄用了文件夾的展示方式，以剪貼簿的形式呈現，讓人聯想起紀念冊或相簿。

這個展覽有趣的地方正正在於觀眾必須沉浸，才能抽離。意思是說，觀者必須接受在整個展覽虛構出來的兩個展中展，並沉浸在其中，閱讀各種細節，才能同時抽離地意識到，展覽嘗試以此模擬的藝術展覽的生成，由收藏的一方到置於機構展出，反思展覽的敘事權力。有意識的重現，為觀者與藝術系統拉開了距離，留下了思考的空間。正如著名行為藝術家謝德慶所說：主體可以透過刻意與經證的方式，具實重現那些束縛它的力量，藉此體驗、理解，最後篡奪這些力量。

兩個二元展示的展覽空間，不斷在各種小細節中展現白盒子內外的兩種呈現方式。縱使知道這個收藏家的面貌是虛構的、是刻意堆砌出來予人想像的，它仍然是充滿著細節和血肉。居家的部份愈是充滿個性，就愈是突顯出白盒子刻意抹去收藏家的個人特色。當然，這並不是白盒子的錯。白盒子的設計原意就是為了抹去環境影響，讓觀眾集中在作品本身。但我們必須意識到這種缺失。收藏不單是一種消費行為，亦反映了一個人的喜好和心路歷程，就如 Yuri 的購藏反映了他對一個地方的理解。但從一個私人領域轉移到公開的空間作展覽，個體聲音在機構展覽中完全被蓋過。就正如即便博物館的展廳以收藏家命名，我們亦難以從中一窺收藏家的想法。當觀者意識到這點，就會發現，而且這不是唯一消失的個體聲音，收藏家、藝術家，乃至觀眾的個體聲音都非常容易在整個生態系統中被忽略。

這也是為什麼策展人特意邀請藝術家和收藏家以文字的方式補充敘述，試圖豐富敘述，為其增加面向。但這是個無止境的循環。一但你選擇加入某種聲音，有選擇就有捨棄；你又會發現另外一種聲音的缺失；然後補上；然後發現另一種缺失，循環不止。展覽無法還原整個世界的聲音，因為策展、存檔本身就是一種選擇和聚焦。即使知道個人聲音最後都會成為世界大敘述之中的一個小碎片，策展人萬豐仍然相信，小個體發出自己的聲音是重要的。在面對現實不斷補充和缺失的悖論，重點並不是把論述變得完整，而是時刻意識到藝術系統中個體聲音被掩蓋的常態。這才能如謝德慶所說，理解，然後篡奪。篡奪機構所主導的敘事權力，保持論敘的多元性。